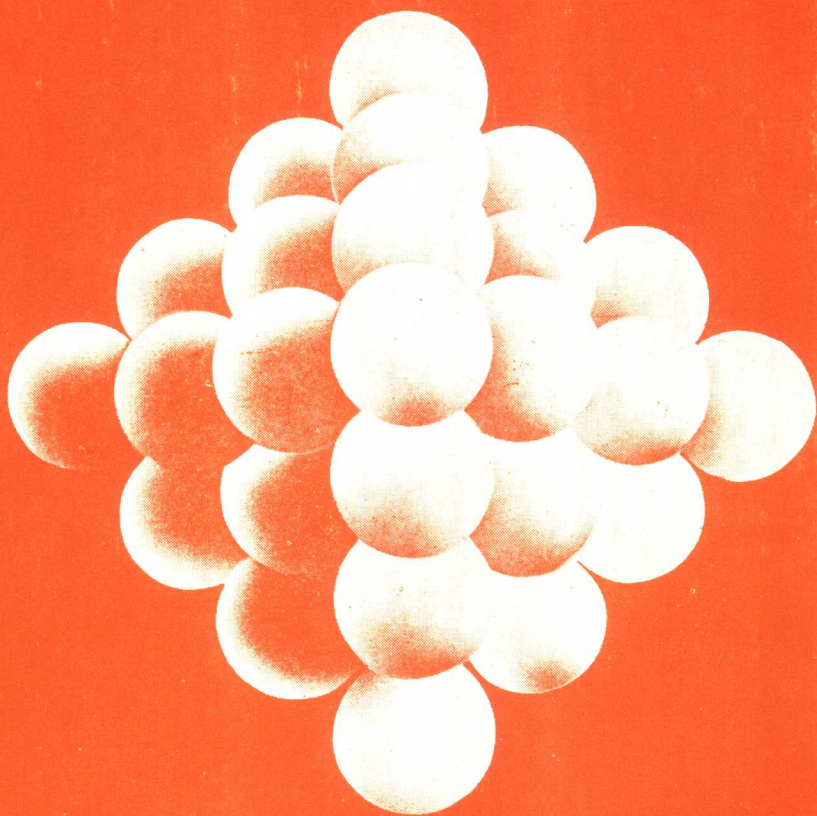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叢刊

徐鍾珮自選集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徐鍾珮自選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100

著者：徐鍾珮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中興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雅江街26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 一二〇元
平裝 新臺幣 九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五號

■ ■ ■ ■ ■ ■ ■ ■ ■ ■
 插 內 內 蠅 封 排 裝 版

頁 頁 封 頁 面 版 訂 本
 : : : : : : : :
 八 五 八 一 一 新 穿 三
 ○ ○ ○ ○ ○ 五 五 線 十
 磅 磅 磅 磅 磅 宋 15 × 二
 雙 大 模 模 模 銅 版 42
 面 康 造 模 造 版 紙
 大 米 紙 紙 紙 紙
 豐 黃 加 印 淺
 銅 色 印 灰
 版 印 書 色
 紙 紙 紙





①



②



③

① 作者夫婦陪同南菲總理夫婦遊橫貫公路。
② 作者夫婦去西班牙時。

④ 段允芃、作者、胡有瑞、黄肇珩合攝。
⑤ 作者夫婦合影。



但是他不肯走，一切都該怪你，他單刀直
入：「怪你的鼻子上，他點着她的鼻子。」怪你的嘴，他
點着她的嘴。怪你翹得這樣俏皮的下巴，他用手托
着她的下巴。最怪你的是你的一对眼睛，他靠
得她更近些，一对幾乎會講話的眼睛。他把她的
手握得那麼緊，連她微姐都輕輕的叫了，我好担
心她手上的戒指，那顆珍珠怕要給他握碎了。

她臉上的表情我看不清楚，她好近任代拆着，
她的臉任他注視着，她任自己的短髮，輕拂在臉上，

小 傳

民國六年出生於江蘇常熟。廿九年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即今政治大學前身）新聞系。四十五年曾任中央日報駐英特派員，寫「英倫歸來」「倫敦和我」及「英倫閒話」，現三書合併為「多少英倫舊事」。婚後曾去美國、加拿大、西班牙、巴西及韓國，海外生活共廿二年。六十八年（一九七九）歸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曾訪問中美六國。著有「我在臺北」、「餘音」、「追憶西班牙」等。

目 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小傳	
第一輯 散文	
父親	一
卻雷兄嫂	五
露莎的姑母	一四
一張請柬	三
我們的旅行	三
她沒有姓	三
夜語	七

重慶精神(一)	二四
爲她們祝福	二九
我祇取一瓢飲	二五
失去的幼苗	二〇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一〇五
浮萍	一〇〇
我的家	九五
海祿和瑪尼	九〇
發現了川端橋	八五
韓國日記	九六
阿黑	八四
影子	七五
搬家記	四九
懺悔	四三

香蕉的故事	一七
初識金門	一七
要看我們的了	一六
無盡的感念	一五
畸形發展	一六
惡補升學放洋	一七
禮貌運動	一五
楊繼曾楊西崑和非洲	一四
一個喜訊	一五
我們的土地	一四
第二輯 新聞寫作	
重慶精神(二)	一三
重慶精神(三)	一五

興奮和惆悵	一八三
自由空氣	一八五
外國不是天堂	一八九
她們的腳大了一號	一九三
都市是鄉村	一九六
相逢不相識	二〇〇
雪裡的溫情	二〇四
第三輯 遊記	
新皇朝舊皇宮	二〇九
多少眞命天子	二三三
深山隱士	二三五
想伊莎蓓拉當年	二四八
伯爵夫人的憂鬱	二六三
作品書目	

父 親

父親在我十六歲時逝世。在這十六年中，我聽見父母交談的話，不到一百句，我也沒見父親進過母親的房門。

我相信父親是至死愛母親的，但自我出生以來，母親却板起臉，擲還了父親對她全心的愛。父親必然曾爲此傷心過，可是我們却從未聽他出過一次怨言，也沒有看見他掉過一滴眼淚。

祖父母偏愛叔父，對父親常加申斥。子女們偏愛母親，對父親淡然置之。母親對他，更是冷若冰霜。在這冰天雪地裏，父親却是笑口常開，父親把一生哀怨，化成一臉寬恕姑息的笑。

我自小就體會父親的寂寞，父親對我的縱容，更加强了我對他的愛。我跟着他，走過鎮上的茶樓酒肆，甚至他在入局時，我也站在他身旁，數着他的籌碼。父親的朋友常一看見他身旁的我

就皺眉。

記不清什麼時候，依稀是我小學將畢業時，父親忽然放下酒杯，推開牌桌，在鎮上的學校裏找到工作。先是他早出晚歸，其後索性搬出了家，在學校膳宿。

父親一直優柔寡斷，我至今不知是一股什麼力量，使他有決心搬出了這似家而非家的家。就此父親好像家裏的一名長期客人，有時他回家時，正當家裏開飯，我牽着父親的手，拉他入座，他却笑着搖搖頭：「我用過了。」

暑假放學，兄姊全回家，父親也無課務，似乎也在家用飯，只是依然住在學校。他知道二哥愛吃鮮魚，三姐愛菱角，時常不惜走遍全鎮去物色。

父親的一把芭葵扇，有小圓桌桌面那樣大，午餐時揮汗如雨，父親老在我身邊揮着他的大扇，全桌生風。入夜在後院納涼，我躺在他身旁，聽他講母親所謂「最不入耳的山海經」。聽着聽着，倦極沉沉睡去，小睡醒來，天上繁星閃爍，眼前一亮，是父親在點燈籠。我坐起來，揉着惺忪雙眼，問他：「你到那裏去？」父親把燈籠對我臉上一照：「我回去。」我送他到後門，依着門悵望着他燈籠愈行愈遠，有如一盞螢火。我一直不敢也不忍問：「你爲什麼不留在家裏？」

我外出讀初中時，父母都已有白髮，而存在兩人間隔閡，始終未因歲月變色。母親主持家務，主持我們的教育。父親在管不到家務和子女之餘，退而獨善其身。記得我第一次離家就學的

那一天，清早去學校向父親辭行。他的學校還未開學，庭院寂寂，在空曠的宿舍裏，我看見父親孤零零的一張床，他的同事都有家，全同去度假了。

父親在帳子裏探出頭來，笑說：「是你」。我說：「我要走了，學校開學了。」他沉默半響，才說：「你也要走了。」

在我低着頭走出校門時，父親突然從後面起來，他一手扣衣，一手把幾張鈔票塞在我手裏，我趕快還給他。「我有。」我說：「你留着自己用吧！」他重又塞在我手裏：「拿着吧！你還是第一次用爸爸的錢。」他臉上依然堆着笑，但不是寬恕姑息的笑，却是悽然歉然的笑。

初中畢業回家，發現父親已辭職，搬回家來，他的身體不允許他再執教鞭。那年暑假我和他同居一室，常聽他咳嗽，夜半醒來，朦朧中喊他，他也總是醒着。

母親對他，依然不言不語，我爲過度同情父親，幾次出言頂撞母親，母親家法最嚴，有一次在盛怒之下，把我痛斥，我賭氣老早上床，不出外乘涼，幾聲咳嗽，父親也走進房來，他揭開我的帳子，把我身子扳過來，低聲說：「下次別再惹惱你母親，她持家已够辛勞。」我把扇子掩住臉，停了一響，他又說：「你母親生性要強，我却一生沒有煊赫功名。」他又咳嗽了，我放下扇子，他那時做着上衣，只見他胸前根根肋骨畢露。「如果有一天我死」，他說：「你切莫又爲我和他們傷了和氣，我又幾曾盡過爲夫爲父之責。」

就在那年秋間，我接他病電，星夜馳歸，我要伏在他病榻前，重申我對他無底的愛，我要他知道他還有我，並沒有寂寞一生。但我回去時，他却神志已模糊，他沒有看我一眼。

我伏在他榻上，我等了三日三夜，我沒有別的希冀，只希望在生死的長別前，再有機會讓他愛撫的看我一眼，讓他聽我喊一聲「爸爸」。但是他却昏睡不醒，我的呼喚，甚至母親對他出奇的溫柔，都喚不回他失去的生命。在他嚙最後一口氣時，床邊家人環泣，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享受了大家的愛和關切。

在他自知不起時，曾囑三姐：「你如孝我，不必厚葬我，各人求心之所安。」他的自責引起了人人自愧。屋內哭聲震耳，應該滴滴都是懺悔之淚。在臨去的最後剎那，大家才發現了這位被遺棄了一生的老人——一切都太遲了！

却雷兄嫂

我在華盛頓時，如和三朋四友一起上街，總愛到卻雷店裡去小坐。

卻雷的店，半賣古董，半賣禮物，磁器、書畫、傢俱、首飾，一應俱全，而賣得最多的却是枱燈。卻雷能把各式瓶瓶罐罐裝燈，卻雷嫂手製的燈罩，也稱一絕，他們的店就叫 China hand (中國手)。

卻雷姓萬，洋名查理士，簡稱卻雷，我們多半叫他卻雷，要特別強調他的洋文名字時，就叫他查理士。他的店本來開在華盛頓的要人區喬治鎮，因為店面太小，才搬了家。一搬到新店，忽然覺得新店也容納不下各色貨物，仍舊擠得連身子也轉不過來，和當年初來華盛頓時，店裡那種疏疏落落的样子完全不同了。